

华语影坛 钻石菁英 联手打造
进军奥斯卡、威尼斯影展的中国年度巨片

周润发 巩俐 周杰伦

● 领衔主演

刘烨 陈谨 倪大红 李曼 秦俊杰

● 主演

张艺谋

● 导演作品

卞智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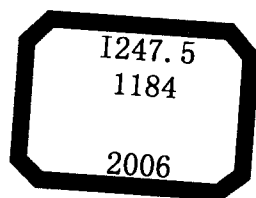
【电影小说】

赠 周杰伦 书衣海报

满城尽带黄金甲

A FILM BY ZHANG YIMOU CURSE OF THE GOLDEN FLOWER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满城尽带黄金甲

卞智洪 著

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原著小说

编 剧 张艺谋 吴 楠 卞智洪
文学策划 王 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城尽带黄金甲 / 卞智洪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12

ISBN 7-5057-2286-7

I. 满… II. 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485 号

本书由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及作者授权, 贝塔斯曼亚洲出版
公司转授权, 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
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
任何部分。

书名	满城尽带黄金甲
著者	卞智洪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印刷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64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15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2286-7/I·623
定价	24.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本

编 剧 张艺谋 吴 楠 卞智洪

文学策划 王 斌

目 录

第一章 好事近.....	1
第二章 相见欢	23
第三章 红窗影	47
第四章 忆江南	67
第五章 花解语	89
第六章 惜纷飞.....	109
第七章 清平乐.....	129
第八章 定风波.....	151
尾 声 长相思.....	171

注:各章回目取自唐宫廷教坊乐

好事近

第一章

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九月初八是一个阴沉、萧瑟的日子。夜里近四更光景,西沉的上弦月忽然破云而出,广阔无垠的西川平原上秋风乍起,苍葱草木纷然摇落,仿佛天地间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不待这叹息声消歇,一阵强劲的马蹄声骤然响起,笔直、灰白的官道开始微微颤动。

银盔、银甲、银枪,犹如一股肃杀的银色旋风,卷地而来。

这是一支精锐的禁卫军马队,马匹强悍,矫若游龙。铠甲哗剥磨擦的响声使禁卫军将士特有的冷静面孔显得格外深沉。银枪掖肘,佩剑挎腰,尘土里随马背跃动的身形仿佛锻造而成。天空中一片片旌旗有规律地滑过,犹如高耸的风帆滑过夜的海洋。

队伍中忽然现出一驾白骖八驷的大车,由威严的仪仗簇拥着——精美的华盖,在月光下一闪而过。

马队绵延不绝,有那么一刻,时间似乎停顿了,大地亘古以来就在这银色洪流的冲刷下震颤。然而转瞬之间,马队驶过,尘土飞扬,几片枯干的落叶兀自在官道上回旋,飘动……再听不到一点响动。

从都江堰分流出来的内江和外江,是两条宽逾百米的人工河,先为秦代蜀郡太守李冰所开凿,后经唐代西川节度使高骈所改造——此时不过竣工五十年——两江环抱周围四十里的成都城,在城东汇成一条叫做饮马川的江,向南流入大江。

唐末黄巢作乱,僖宗避难四川,曾驻蹕成都,随行侍卫中有一个叫王建的无赖,一路上不断被蜀中的雄关漫道、物阜民丰和险固城池所打动,立志要有一番作为。此后十余年间,他镇压黄巾军迭立军功,又趁中原藩镇混战,广召勇士东西兼并,终于凭武力控制了整个四川五十四州,被唐朝封为蜀王。当朱温灭唐建梁之际,王建在成都也自称皇帝,国号为“蜀”。

经过王建王衍父子两代的经营,四川的富庶已超过中原不输江南,而成都的繁华更胜于洛阳和扬州——西京长安是早就凋敝破败、不堪居住了。天府之国的米粟丝绸、能工巧匠和墨客娇娃源源不断地流入成都,金河御河等人工河道穿梭城内,拱卫着城北富丽堂皇的皇宫。一

至夜间，士农工商，舟楫往来，华灯丽影，桨声欸乃，其中最惹眼的，则是张灯结彩、浩浩荡荡的龙舟队，皇帝王衍与一班文臣佞幸在上面填词弄曲，通宵豪饮，上百个宫女立在船头，用婉转的歌喉齐唱皇妃花蕊夫人的新诗：“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

可惜不等新词填罢，宫女换妆，中原新建的后唐王朝已派大军攻至，王衍君臣在朝堂上相对涕泣，束手无策。熬过最初的难堪之后，王衍决心开城迎敌。在皇宫最南端巍峨壮丽的崇光门前，他身着白衣，口衔玉璧，手牵白羊，身后文武大臣个个孝衣赤足，伏在一具空棺上痛哭，后唐的大将此时策马徐徐前来，在身后上万官兵的注目下，下马接过玉璧，牵过白羊，表示完成了这一受降仪式。后唐皇帝担心藩将再次割据，于是屡屡派人到蜀中经营，并试图分而治之，引起了又一番争斗与攻伐。

终于尘埃落定，蜀中大权集于当今大王手上——他是后唐皇帝的女婿。这时后唐皇帝偏巧去世，诸子争夺皇位，闹了个人仰马翻，当今大王于是裂土称王，国号依然是“蜀”，时人直接称之为“后蜀”。后唐继任的皇帝——即当今王后的哥哥——虽然愤怒，但一则自顾不暇，鞭长莫及，二则蜀王毕竟只是称王而未称帝，在表面上仍对后唐保持着君臣之礼，于是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暂且不闻不问。

皇宫改叫王宫，依然巍峨壮丽，红砖绿瓦也不曾沾上一点灰尘，但它的新主人丝毫没有前蜀二主身上那些毛病。在这个四分五裂、礼崩乐坏的年代，他不相信仅凭武力和野心就能一统天下，更不愿骄奢淫逸，坐困一隅。他要把礼仪作为立国之本，把规矩作为强国之道，虎踞蜀中，缓图霸业。大王上行虚礼以奉后唐天子，下施廉政以抚蜀国士民，整顿吏治，训卒厉兵，几年之间竟然再造出一个四境太平、兵强民富的蜀国，不仅人口物产强于后唐王朝和南方诸国，就连此地一向贪图享乐的士民风气也为之一变。整个蜀国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整肃。

两个多月前，王国北部的青州闹饥荒，而朝廷派出的赈灾船只被山洪阻隔了数日，州刺史沈璋竟然率领饥民抢了附近州县，并打出“反对苛政，再造大蜀”的旗号，一时间数州响应，还得到了外围国家的暗中支

援。大王立刻派李诚将军率军三万出征，自己亲率六千随后赶往青州，留太子在京城成都监国。两军在梓州城北经过一日激战，叛军大败，沈璋仓惶逃回青州。大王对沈璋将士投诚者一律给予重赏，同时派李诚直取青州。沈璋回府不及进食，李诚大军已经赶到。沈璋的几个部将感觉取胜无望，率兵冲入府中，斩沈璋头颅，然后开城门向官军请降。这时，大王也已赶到青州城外，正坐在李将军的营帐内吃茶。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后宫。

就在这个重阳节前夜，护城河四面环绕的王宫正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华之中。大王凯旋的消息早在天黑起更时就已送达，宫里的人们已纷纷起床，各司其职、悄无声息地忙碌着，他们要在五更天到崇光门迎候大王。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司礼监太监尖利的口令声，整个宫殿群落静悄悄的，就像黎明前的层峦叠嶂。

只有御药坊是个例外。御药坊坐落在王宫中央偏左的地方，是一处有二十余间房子的大庭院。这里不仅灯火通明，还传出一阵阵像诵经一般的歌声：“一元太极兮，二分阴阳；三因致病兮，四诊查验；五行相用兮，六淫在外；七情内伤兮，八纲辨证……”

历朝历代的帝王，迷恋丹药者居多，因为他们大多希望通过服用丹药长生不老，或者至少通过服药后的迷乱状态获得与上天瞬间的沟通。唐朝皇帝更是如此，道教名山的方士，西域、南洋的胡僧，莫不被召进宫中待如上宾——炼丹需要冲天炉，高士需要清净居，占地都不会小。但像当今大王这样醉心于中药的君王，可谓凤毛麟角。大王热衷的不仅是中药的养生之道，他更精研中医药理，常常用药理来和大臣们讨论朝政。他不仅自己服用中药，也爱给别人开方子治病，而且往往药到病除。得到他的药方是大臣们的一种荣耀，通常会装裱之后挂在正室门楣上方。在宫里而又不上朝的时候，大王就经常呆在御药坊，即使大王不在，那也是“不在如在”。

这里向来是宫中禁地，没有大王的口谕，就连王后、太子也不得擅入。当然，王后从来没兴趣来这里，她避之惟恐不及。宫里的人谁都不说，但谁都知道，后唐公主出身的王后与众不同。

所以，当坊外的两个当值太监远远看见一个人影走过来时，立刻显出警戒的神态。

“原来是小婵，你又到晚了！”眼神好的那个胖太监说。

人影走近，是一个身材苗条、肩搭一条浅黄色披帛的宫装少女。她是御药坊司药蒋太医的女儿蒋婵，一年前才进宫，因为父亲的关系，加上自己也精通药理，迅速做到了王后的掌药，品级虽只是正八品，但职掌却甚为关键。

“刘公公早，何公公早，看我这记性，竟然忘了今天要提前一个时辰了，”小婵面容姣好，又露出了可爱的一笑，令两个太监无从发火。他们例行查验小婵的上上下下，看有无夹带异物，胖太监忍不住告诫她，“还敢乐，你爹都快急疯了！”

按着大王的规矩，因为王后身体不好，是应该每个时辰都正点服药的。所谓每个时辰是指王后醒着的每一个时辰，大致是从卯时到戌时，所谓正点是指卯初、辰初、巳初等，当报时太监报某时的那一刻，药碗必须由掌药官送到王后跟前。别说耽误了一顿药，就是送药时间晚了一刻，或者汤药还差一些火候，掌管宫规的司礼监也会彻查从掌药、典药、司药直到尚药等各级药官以及普通药工、火工、洗濯工的责任，其中渎职者轻则鞭刑，重则流放，甚至处死。

“他就那脾气，让他急去，”小婵还是调皮地一笑，这时也查验完毕，她向两位公公道谢，转身轻盈地进了小院。两个太监对视一眼，暗自为蒋太医担心。

但一进月亮门，阴云就浮上了小婵年轻美丽的面容。她深吸了两口夹杂着各种药香的潮湿空气，飞快地溜进了更衣间。再出来时，她已经换上了掌药的褐色制服，低着头匆匆走进主坊。

坊内高大宽敞，烛火通明。一边是中药抽屉如一面面墙，直到屋顶。抓药的药工们在抽屉前用小铜秤称药，丈高的木梯上也有药工在忙碌。另一边并排有五个大灶盘，上面熬着热气腾腾的大铜汤锅。每个汤锅边都围着数名药工，分别在切药、捣药、加药、添汤……动作娴熟，工序复杂，互不相扰。

一排蓝衣太监顺墙边垂手而立，仔细盯视着众药工的一举一

动——蓝衣太监在御药坊当班,但归司礼监管辖。

小婵轻手轻脚地穿过,然后拐了一个弯,向纵深处走去。接下来是专为王室成员熬药的一个个独立的区域,药工渐少,她想尽快赶到自己的位置,却忽然被人从背后一把拉住。

小婵吓了一跳,转过头来。

“爹!?”她惊魂未定,埋怨地挣开蒋太医,径自向前走。

大约是经常服侍大王的缘故,蒋太医造就了一副低眉顺眼的小人相,他拎着一把铁质的长柄药铲,紧跟着女儿,讪笑地小声说:“你去太子殿下那儿了?”

“我去那儿干什么?”小婵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爹都知道……”蒋太医嘿嘿笑着,一步不离。

“您知道什么?”小婵不耐烦地打断他,走到了药坊一角。

这里专门为王后熬制汤药,灶盘格外大,煮药的药罐也格外精致。在此等候多时的典药官和她互换了号牌,无声地快步离开。小婵转身打开药抽屉,从里面抓药配药。

“反正……你瞒不了我。”蒋太医看着她,皮笑肉不笑地说。

小婵看了一眼蒋太医,不予理睬。

三更天的时候,她是偷偷去找太子了。守夜太监像前几回那样无声地开了侧门,领她穿过漆黑的青石小径,到那间兰香旖旎的密屋。含着一个即将说出的秘密,她一边细数扑簌掉落的灯花,一边想象太子的第一反应。就这样既紧张又兴奋地等了两刻钟,太子却没来。她担心太子忘了时间,又怀疑太监没把话递到,终于大着胆子跟门口的太监说,请他再去禀报一下。太监一会儿回来了,说太子殿下酒意还未全醒,让她再等一会儿。小婵的心情开始一点点往下落,甚至感到了恐惧。灯花偶尔炸开,却只见纱幔落在墙上的影子更加浓黑。她想到自己毕竟是一个越轨的宫女,想到镜湖边上每逢雨夜就会发出哀嚎的那队女鬼,传说她们是因为不守宫规而被司礼监沉入湖底的冤魂,接着又想到母亲阻拦她入宫时歇斯底里的样子……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婵只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太监忽然进来告诉她,太子殿下不能过来了,但让她晌午再来。看着小婵慢慢腾腾往外走的样子,那太监特意补

了一句，“殿下请您一定晌午再来。”那谄媚的笑容和眼神令小婵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想凭床第之欢变成太子妃的低贱女人，她感到委屈极了。

她一抬眼，蒋太医竟然还站在面前，而且一直都拿着他那把药铲。

“您急着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小婵冷淡地说。

“我是来提醒你，”蒋太医压低了声音，“这几天先别去那儿了。”

“别去哪儿？”

“答应你爹。”蒋太医简短地说。

小婵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只好沉默地继续手里的活计。

“大王提前赶回来了，”蒋太医凑上前一步，神秘地说，“宫里可能要出大事！”

“什么事？”小婵不禁抬眼看着他。

“你别管，也不该你管。”

小婵哼了一声，父亲就爱搞这套。

“你自己觉得，殿下这几天有心情吗？”蒋太医用一副老于世故的口吻说。

这话听起来很粗鄙，小婵转开了身子。这时候两个火工过来添火，小婵小心地端起那只精致的药罐，一个火工端炭盆，另一个往灶里夹木炭。

“今天要迎大王车驾，所有人都早起一个时辰，那么寅时就该给王后送药，难道你不知道？！”蒋太医故意大声地训斥小婵。

等火工走开，他又凑近小婵，低声说：“这几天王后怎么样？”

“王后……怎么样？”小婵疑惑地看着他。

“我是说，她对你没什么吧。”蒋太医的神情有点高深莫测。

“王后对我能有什么？我一个送药的宫女。”小婵顶烦父亲这副神情了，如果不是因为太子，她早回乡下找母亲去了。她母亲这两天头一回来京城，为的就是把她带走。小婵正为这事心烦意乱呢。

“爹，下午我要请假，去宫外看我娘。”

“你娘的事回头再说。”蒋太医打断她，继续压低声音说，“王后真的没拿你出气？”

“没有。为什么？”

“不为什么，”蒋太医更小声地说，“你知道，太子好几天没去给王后请安了。”说着用暧昧的眼神看着小婵。

太子虽不是王后亲生的，但不去请安的确有逾礼之嫌——好像一个个疑问在迷雾中闪亮，险些连成一串，小婵心里猛地一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狠狠地白了父亲一眼，“您今天怎么净说些疯话！”

“是，是，那就好，那就好。”蒋太医不停地点头。

小婵揭开药罐的盖子看了看，里面各种草药黑乎乎一片，咕嘟咕嘟冒着又涩又苦的热气。“我是让你小心些……”蒋太医咳嗽了一下，“现在……凤体不豫，你可千万别出错。”

小婵拿起刚刚备好的一把黑色草药，下意识地放在鼻子边闻着，用舌尖舔了一下。正准备走开的蒋太医看见，一把抓过草药。

“不行！”

“这不是草乌头吗？”小婵很奇怪。

“这是西域草乌头，和普通的不一樣……”蒋太医脸色发白。

“那又怎么样？”小婵索性拉开抽屉，又抓起一把草乌头，“不就是温经散寒、祛风止痛吗？”说着要往嘴里送。

“放下！”蒋太医一把摁住小婵的手。

小婵愣住了。远远的，一个蓝衣太监转过头，往这边看。

“你前几天也尝过吗？”蒋太医急切地小声问，声音透着恐慌。

“没……没有。”小婵感到一丝不安，正要开口，蒋太医严厉地打断了她。

“不能尝，不要问！”

小婵被他斩钉截铁的神态吓住了，眼光忽然落在冒着滚滚热气的药罐上。

“可是……”她慌张地抬头看父亲，心思全乱了。

蒋太医严肃地盯着她，缓缓点头，示意她把草乌头放进去。

小婵更加疑惑也更加紧张，手不由得微微发抖。蒋太医看见刚才那个蓝衣太监正往这边走过来，他最后一次凑近小婵，握住她发抖的手，把草乌头落入罐中，同时用极低的声音警告道：“透出去半个字，夷九族。”

说完，他拿着长柄药铲大步走开，剩下不知所措的小婵。

成王子以为自己一定是王室成员中最早起床的那个。他一夜都没睡好，脑子里太多东西搅得他心神不宁。毕竟他刚满十七岁，仍在一个好幻想的年龄。每次报时的云板声远远传来，他都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已经转了好多个圈子，又回到原地。他强迫自己的目光聚集在木屋顶上模糊不清的图画中，好像那里隐藏着无数秘密，正等待他去发现。

好不容易挨到四更天，他一骨碌从床上坐起，角落里值夜的两个小太监吓得一哆嗦，又赶紧把宫灯的烛火调亮，随后一个太监退到门外，无声地招呼其他几个穿衣太监进来。成王子在众太监的伺候下穿衣洗漱完毕，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后面两名太监举着绣袍快步追赶，他们不敢出声，但更担心成王子就这样出去了，司礼监太监一定会拿他们问罪，所以跑得有些跌跌撞撞。成王子早听见了，但一直到快要走出自己的宫门时，他才停下来，不耐烦地伸开双臂。

一名太监为他套上绣袍；另一名太监跪地，为他整理腰间的玉佩。成王子的体格已经长成，但神情还带着一点稚气。他是王室的小王子，大哥元祥比他大十岁，早就被立为太子，二哥元杰比他大五岁，是一母同胞，三年前因忤逆父王而被流放——不过昨天他已经从亲信那里得到可靠讯息，二哥杰王子接召回京，看来大王是要赦免他了。

成王子同时继承了大王的深谋远虑和王后的敏感冲动，这种两重性格让他在童年时格外崇拜才思敏捷、风流洒脱的太子，现在却开始刻意学习父王，时时留意观察别人的行动和反应。当然他跟母后要亲热得多，几乎到无话不说的地步，跟父王说的话则不超过一百句，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是”、“遵旨”和“儿臣明白”之类。像大多数生来就钟鼎玉食的年轻人一样，他对宫里繁杂而森严的秩序深表怀疑，并对它的毁灭有种种快意和离奇的幻想。但成王子既不喜欢太子那种把秩序当成瘟疫一样逃避的态度，也不欣赏杰王子那种像大炮一样攻击秩序的方式。所以哪怕有时候他心急如焚或者恨之入骨，在人前人后都会尽力显得

乖巧得体，为的是不让宫里那些密探把他的所思所想全都汇报给父王。

之所以今天急不可待，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太多事情，而且他不知道该跟母后说哪件不说哪件，哪件先说哪件后说。

王后宫的太监们一递一地通报着“成王子殿下到”的讯息，长长的走廊上一幅幅碧玉珠帘被宫女们卷起又放下，动荡不安地晃动。看着那些宫女盈盈下拜不敢直视的神态，他忽然想起那个负责给王后送药的美貌少女，会用一双弯弯眼睛向他巧笑的小婵，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当班？想到这里，成王子不由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冠带，同时加快了脚步。

足有十余个宫女在王后的梳妆室里穿梭忙碌，但除了偶尔发出的衣衫窸窣声，没有一点声音。

柔和的烛光撒满梳妆台，王后静静地坐在镜前。她刚刚薰完脸，化妆停当，一双眼睛显得大而忧郁，往后略弯的嘴角似乎抑制着心中的怨望。

她抬起一只雪白细长的手，整理宫女刚刚弄好的发髻。那是一种叫做“高云髻”的发型，是用假发梳成层层高耸的波环戴在头上，再把真发分绺分股进行修饰，边梳边将假发埋于真发之中，然后以花箍、钗、簪、流苏穿插其间。王后的手拂过玉钗顶端摇晃着的长串珍珠，落在发髻上最耀眼的那朵黄菊花上。闪烁着神秘光泽的长指甲扣着花瓣，想把位置调整得更适宜一些。

忽然，她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王后连忙把手搁在台上，尽力抑制。但那只手根本不听使唤，痉挛般地颤抖着。王后秀丽的脸瞬间变得苍白，额头上已滚下大滴的汗珠。最靠近她的两个梳头宫女赶紧上前，用丝巾轻轻擦拭。

其他宫女惶然侍立一边，不敢乱动。这时成王子恰好走进来，宫女们正要敛衽行礼，他竖起食指制止了她们。

王后的手刚刚停止抖动，她从镜中看到了成王子，竭力压制着身体的不适，柔声地：“元成来了？”

“给母后请安。”成王子连忙走向王后，深深一躬。

一边说，他一边观察着母亲的头发，左看看，右看看。“你们怎么就

不长进——”他上前从一个宫女手中抢过梳子，自己站到王后身后，给她重新整理发髻。他的动作又轻柔又熟练。

王后显然很习惯也很享受，她看着镜中的儿子，几分欣赏，几分慈爱，痉挛已经彻底过去，脸上渐渐又焕发出光彩。

“母后身体好些了吧？”成王子从镜中看着王后，殷切地说，“昨晚儿臣来了两趟，您都关着宫门。”

“我身体很好，只是想清静清静。”

“我也这么觉得，母后一直没病。”成王子同情地说，“反而是一天六七顿汤药，吃了十来年，吃也吃出病来了。”

“成儿，你今年多大啦？”王后苦笑了一下问。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该说这种傻话。”成王子轻咬着嘴唇，细心地把那朵黄菊花另插了一个位置。

一边的宫女小心翼翼地捧起金色的凤冠，成王子为王后戴上。母子二人都看着镜子，里面的王后看起来高贵典雅，气度不凡，连带着成王子也显得气宇轩昂了。

沉默了一小会儿，成王子忽然凑近母亲，狠狠地低声说道，“迟早有一天，我会把那些药罐子药碗子通通都砸掉！”

有一瞬间的寂静，王后的眼睛湿润了。

“母后……”成王子接着说。

“你忘了你二哥啦！”王后忽然提高声音，打断了他。

成王子不再吭声。三年前，在一次家宴上，杰王子为了一件什么事和父王顶嘴，坐在那里生闷气，恰逢这时是亥正时间，给母后的药端了上来，杰王子忽然一声不吭地冲过去，把药碗扔到地上，大声地对父王说母后没病，父王让母后喝药就是霸道，就是为了显示权威……从而惹出大祸。成王子至今记得父王暴怒的样子，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当年他只有十四岁，而杰王子不过才十九岁，他原以为杰王子会被父王砍头的。

“你二哥到哪儿了？”王后已经站起来，转过身子，慈爱地看着成王子。

“听说已经到天福官驿了，在等候父王的旨意。”